

慧律法師佛學講座-楞嚴經(71)

第七十一講: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研究(50)

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

《楞嚴經義貫》翻開 339 頁，{2・顯示見性不動。} 這一段是告訴我們：每一個人都有如如不動的本性。經文：「阿難雖復得聞是言，與諸大眾口已默然，心未開悟，猶冀如來慈音宣示。合掌清心，佇佛悲誨。」{註釋}。這個「冀」：就是希望。還是希望如來的慈音宣示。那麼，這個「佇」：就是等待。這一段經文很容易。翻過來，340 頁，{詮論}。這時候阿難「口已默然」，表示不再辯駁，也就是不再執著凡情己見。然而心仍未開悟，所以「合掌清心」，表示恭敬地以清淨之心，等待開示，而不是如前之滿心狐疑、執著。

經文：「爾時世尊舒兜羅綿網相光手，開五輪指，誨勅阿難及諸大眾：「我初成道，於鹿園中，為阿若多五比丘等，及汝四眾言：一切眾生不成菩提及阿羅漢，皆由客塵煩惱所誤。汝等當時因何開悟，今成聖果？」」所以，開悟有什麼好處呢？開悟就是開佛的知見；悟入佛的知見；證悟佛的知見。佛法要解決什麼問題？就是解決煩惱、無明。我們這個無明像一陣風，來無影，去無蹤，無明就像一陣風，來無影，去無蹤，意思就是：很難去覺察到無明，很難去破除，困難就是困難在這個地方！

那麼，我們……諸位！把差別相的東西會歸到平等相，就是佛法。諸位！什麼叫做五陰本如來藏，妙真如性？我們了解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是五陰，把這個複雜的變成單純的，是什麼意思？色，它有一個共同性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它有一個共同性，色法是生滅，是緣起，所以，它就是空。因此色就是空的意思就是：即生滅當體即空，就是不生不滅的如來藏性。受，所有的覺受、所有的感覺都是錯覺，無論是苦受、樂受，喜、憂、捨受，全部都是妄，也就是在這個世間，所有的感受都是虛妄的。

所以，我們不能跟著感覺走，我們要跟著正覺走，所有的感覺都是錯覺。所以，苦、樂、憂、喜，會歸到一個單純的層面，就是生滅，就是無常。所以，受即是空，受就是佛性。色即是空，色就是佛性的展現，佛性可以在色法展現。受即是空，所有的感受，都可以顯示佛性，你只要如如不動，妙用就會現前。想即是空，想就是佛性，想就是心對境產生的意識型態，而這個意識型態當體即空。所以，想即是空，想就是我們的佛性，這個時候的法的想，所有的都是覺性的展現。行是生滅，生滅當體即空，就是不生不滅，不生不滅就是如來藏性的展現。

所以，**一切身口意生滅，其實就是不生不滅的如來藏性。**識即是空，識就是執著，就是分別，執著跟分別，它有什麼特質？就是生滅，就是無常，生滅當體即空；緣起當體即空，所以，生滅無常，當體即空，就是如來藏性，五陰本如來藏，妙真如性，就是這個道理，也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會歸到我們的

本性。所以，萬法生滅當體即空，就是不生不滅；不能學外道，佛法就是這樣，即於生滅，就是不生不滅，要如是體悟。所以，見一切相，總不可得，所以叫做五陰本如來藏，妙真如性，就是這個道理。那麼，因為我們不了解如來藏性，由客塵煩惱所誤，這個客塵煩惱，就是因為我們不了解當體即空的道理，所以，我們會認為有外在的世界，是實實在在的世界，我們無量的煩惱就會因此而產生。

底下，{註釋}。「網相光手」：佛的全身都是福德智慧所成，所以全身都有光，其手亦然。「開五輪指」：開拳成掌，表示接引之義。「我初成道」：這個是指釋尊在六年苦行之後，坐金剛座，降伏魔軍，成就無上菩提。然此只是釋尊的「迹門」而非「本門」，迹門跟本門，這個是出自《法華經》。釋尊之本門為《法華經》中所說：釋尊成佛已來，塵點劫數。至於釋尊之迹門，則如《梵網經》所說的：「吾今來此世界八千返。」也就是來這個娑婆世界示現，已經八千次示現成佛。所以，從這個久遠劫來講，跟示現在人間的角度來講。所以，因此這個迹門跟本門是在《法華經》，所以，「本」就是久遠劫，無量億劫以來；那麼，「迹」就是示現，有跡可尋，就是示現，來娑婆世界示現八千次了，成佛了！

底下，「鹿園」：也就是鹿野苑，在波羅奈國境，為古時帝王之苑囿，也是帝王養鹿之園，所以稱為鹿園。台灣以前也是很多鹿，所以，我們台灣這裡也很多名詞，鹿港，是不是？鹿港、鹿耳門。以前台灣很多梅花鹿，現在也是差不

多不見了，剩下很少了！「阿若多五比丘」：為佛初出家時，淨飯王所派遣的五位大臣，去勸太子回宮，其名為：一、阿鞞（也就是馬勝），二、跋提，三、拘利，四、阿若多（義為解本際），第五、十力迦葉。太子對他們說：「不成佛道，不回本國。」這五個人因為太子不回去，他們也無法回去覆命，所以就陪著太子遊方，而且同修苦行六年。之後五人皆至鹿野苑。「不成菩提及阿羅漢」：菩提為大乘之極果（就是最高的果位），阿羅漢則為小乘之極果。

「客塵煩惱」：「客塵」，一切塵勞煩惱有如訪客和過客，諸位！你如果能夠體會這一句話，你也能開悟！表示你現在所有的煩惱，其實是來你心性作客的，它不是你的主人啊，它要離開的。所以，煩惱生生滅滅，而我們的心性本不生滅，這客塵就像訪客、就像過客一樣。此蓋含三義：一、客人來來去去、川流不息；煩惱亦如是，永不止息。我們的煩惱也是這樣子，諸位！你看看，冷靜一下，你今天聽佛法聽了那麼多，當你在生氣的時候，你的主人會跑掉——你的心性會跑掉，你只顧生氣而已，你會只顧發飆，你會知見一直立知，一直落入無明的坑、漩渦裡面，你自己轉不出來，你很想把它擺脫這個痛苦煩惱；可是，你擺脫不出來。因為無明它是一種強大煩惱的網，每一個眾生，動念，他就掉進去。每一個眾生，他動念，他就掉進去，要保持這個如如不動，才不會被煩惱的網捕住，是很困難的！你慢慢的體會。

你道理懂的時候，當你面對一切境界，起貪瞋癡的時候，你控制不住的！所以，三昧它是需要培養的，它是需要一點一滴來培養的，沒辦法一蹴即成的。因此

如果我們能夠覺察，我們的無明、微細的煩惱，無所來，也無所去，只是逗留在我們心性當中剎那之間的執著，剎那之間的分別，我們能破無明，能懂得歇即是菩提的道理，當下就會見性，就不會受到客塵煩惱的困擾。客塵煩惱還是外在的喔，我們上個禮拜講的，那個離見第一義諦才真的困難！離緣第一義諦，不假借緣起，而體悟第一義諦，這個還容易喔，離緣第一義諦；離見第一義諦，那個動念即乖，那就更難！

所以，佛的心就是入於大寂滅涅槃海，佛所見的天地萬物，沒有一法不是如來藏性，凡所有相，都是如來藏性，也就是佛看出去的世界，完全是極樂；完全是清涼；完全沒有惱火；沒有熱惱；沒有鬥爭。佛的那一剎那，直到永恆，都是恢復每一個人本來的面目，他的存在，同時就是包括超越，他在這個娑婆世界，就等同處在極樂世界。所以，寂滅法就是佛法，能令心寂滅，不為煩惱所動，就是佛法。所以，煩惱亦如是，永不止息，就是因為沒智慧。

二、猶如過客，形形色色不一而足；煩惱亦如是，有百千種，無數無量。沒有一件事情；眾生是沒有一件事情不去執著、不去煩惱、不去痛苦，沒有的！簡單講：什麼是眾生？看什麼著什麼，看什麼執著什麼，就是眾生。什麼是聖？看什麼都知道那個如幻，不實在的世間，是緣起的，一定會敗壞的！

第三、亦如過客，來去匆匆，曾不久留；煩惱亦如是，生滅無常。不能作主，不能作主的。我們現在被煩惱、無明作主了，輪轉六道，不是本性在作主。

{義貫}。「爾時世尊舒」伸出其細軟如「兜羅絲」具千幅縵「網相」且發出金「光」之「手」並張「開五輪指」變拳為掌，然後「誨勅阿難及諸大眾」道：「我初成道」時，「於鹿園中，為阿若多五比丘等，及汝」等在家、出家「四眾」弟子開示「言：一切眾生」雖發心修行，然而之所以「不」能「成」就無上「菩提及阿羅漢」的原因，「皆」是「由」於受如過「客」之「塵」勞「煩惱所誤。」這一句話你掌握到重點，就是說：外在的世界，你統統要放下，因為它就像過客一樣的來去、生滅、增減，不是我們如來藏性；放下的當下，就是本來的面目。你們試說看，「汝等當時」是「因何」而得「開悟」故「今成聖果？」

{詮論}。這一段是「十番顯見」的第二番「顯見性不動」的開頭。此段經文以深義釋之，則為：一切眾生由於不了三界身心如客、如塵，諸位！那個「心」是指妄想意識心，是指第六意識心，不是指心性，如如不動的心性。這一句話，如果更詳細解釋，是說：一切眾生，由於不了三界妄身、妄心（就是妄識），如同過客，「客」就是不是主人；「塵」就是外在，不是虛空不動。意思就是：客會生滅、會變動，塵也會動搖，「客」是對主人講的，客人就是對主人講的；「塵」是對虛空講的，比較而出來的。意思是說：心性當中，煩惱是客人，如來藏性才是我們的主人，心性當中……如果這個塵就像外在的煩惱，虛空就像如如不動的心性。無有少法可得，意思就是：諸法畢竟空，眾生不懂它是緣起的；眾生不了解是生滅的，看什麼執著什麼，所以就是妄起見思煩惱，所以

不得成阿羅漢。三乘行者以不達九界如客如塵，無有少法可得，而不斷塵沙無明，所以不能成無上菩提。

經文：「時憍陳那起立白佛：「我今長老，於大眾中獨得解名，因悟客、塵二字成果。世尊，譬如行客投寄旅亭，或宿、或食，宿、食事畢，俟裝前途，不遑安住；若實主人，自無攸往。如是思惟：不住名客，住名主人，以不住者名為客義。又如新霽，清暘升天，光入隙中，發明空中諸有塵相。塵質搖動，虛空寂然。如是思惟：澄寂名空，搖動名塵，以搖動者名為塵義。」佛言：「如是！」」這一段也很簡單。

{註釋}。「憍陳那」：又翻譯成憍陳如，也就是阿若多之姓。「我今長老」：佛在鹿苑說法，阿若多最初得解，成阿羅漢，為法性長老。法性長老是什麼意思呢？法性是什麼意思呢？諸法本自空無自性，叫做法性，諸法空無自性，諸法的本性是什麼？就是空，不是佛讓它空，是佛發現諸法本空，佛陀是真理的發現者，佛陀不是真理的創造者，所以，法性就是諸法空無自性。「獨得解名」：阿若多之義為解本際，此為憍陳那之名，故說獨得解名，又三乘聖人多以宿世所修因緣，而得其名，實非偶然。如阿若多以解而得悟，所以得「阿若多」之名；又須菩提為空生，而須菩提後來為佛十大弟子之中，十大弟子中解空第一。須菩提就是《金剛經》的當機者。

「因悟客、塵二字成果」：由解而悟此二字，因而致果，是其次第。所以，會悟，二個字就悟了，來作客的就不是主人，外塵會染污的，不像虛空如如不動，體會這幾句話，佛道就成就！「行客」：旅行之客人。「旅亭」：就是旅店、就是客棧。「或宿、或食」：這個是比喻六識所攀緣之妄塵，停留在心中之時間有長有短，其長者不過如一宿，短者如一飯之頃。「俶裝」：就是整裝。「不遑」：就是無暇。「自無攸往」：「攸」，就是所。自然無所往。

「不住名客，住名主人」：意思是說：不長住下來的，就稱為過客；若是住下來的，便成為主人。意思是說：修行，你要認識那個主人；關於過客，生滅無常的客，你要放下。又，「不住」即是無常，「住」即是常。無常變滅來去的，就是來客，曾不久住，用來比喻六塵以及六識妄心。常住不動不變異的，就是主人，用來比喻真心本性：不管經歷多少過客來來往往，但主人還是在那裏。

「新霽」：「霽」，就是久雨初晴，下雨下太久了，天氣剛剛恢復晴朗。比喻初入道或者是初見道。「清暘升天」：「清暘」，早晨之日。比喻依教起修，由觀行力而心光顯耀，諸位！為什麼要有觀行力呢？因為智慧要作用，用智慧觀照，發現能緣的識心是生滅無常，是空無自性，是發現外在的財色名食睡、色聲香味觸法，也是生生滅滅，滅滅生生，也是緣起緣滅，空無自性，內心完全擺脫那個痛苦的執著，心光就顯耀。如日之初升，照見思惑之微細妄想，生滅晃躍不住。

「光入隙中」：「隙」，就是縫。好像早晨太陽出來時，人在室內，把門打開一條縫，陽光從這條隙縫中照進來。「隙」，比喻心扉，因此時心未完全開悟，然已經見道，所以有如開一小縫，讓智慧之光射進來。所以，諸位！一定要給自己一個開悟的機會，生命其實可以不必過得這麼痛苦；但是，我們這個時代，要讓智慧之光射進來，很難！台語講的：光是求三餐溫飽就很難了，就為了拼三餐、吃飯，就搞得暈頭轉向；要當一個小小的官，都要靠種種的考試、種種的關係，只求一個溫飽而已啊，遑論什麼佛教、佛法講的什麼首楞嚴大法，那個就是更難！這個世間，我們要活下來都不簡單，經濟不困難都很不容易，談不上什麼修行。

所以，一切的眾生，都是迷迷糊糊的來，也迷迷糊糊的死，然後迷迷糊糊的繼續去六道輪迴。再來，修行又很辛苦，要改掉習氣，要斷掉煩惱，我們無量億劫來的無明煩惱又這麼重！所以，大部分的人，發心的人無量無邊，到最後，成就佛道的寥寥無幾！發菩提心無量無邊，真正開花結果的沒有幾個，不要講成佛啦，講有一點點的智慧，證初果都不得了！所以，大家就是說集中火力念佛，既方便又究竟！是不是？所以，讚歎大家！

底下，「發明空中，諸有塵相」：「空」，就是比喻真心本性之體，不動而能容，所以知道空。這時陽光射進來，便看到空中有很多微細的塵相，這些塵相，平常若無陽光照進來，是根本看不到的。比喻自心塵沙無明之惑，為什麼叫做塵沙？如塵如沙，就是微細煩惱，無量的微細煩惱，叫做塵沙無明。無明分三

種：一、叫做見思無明，二、叫做塵沙無明，三、叫做根本無明，根本無明叫做生相無明，所以，這裡比喻我們的心塵沙無明之惑。若無如來慧日之光來照，以凡夫之眼，就是不可見；若開道眼，以如來智光，便了了見。

前幾天電視報導的，二個人為了什麼？為了一個停車位，左邊這一棟跟右邊這一棟，中間有一個停車位，二個人為了那個停車格而已喔，先來的那個說：這個停車位本來就是我停的，我好幾年前我就搬來這裡了！後來搬來的那個人說：這是你的？你有什麼權力講是你的呢？你有什麼權力講是你的呢？你有什麼證件嗎？有什麼授權嗎？都沒有！他說：就是囉！誰先佔，誰先用囉！是不是？後來有一次為了停車，二個起衝突，這個住久一點的，把對方殺掉，死了！就是為一個停車位而已喔，就為了一個停車的那個格子，這樣命喪黃泉！有時候你講起來還很可笑了：啊？為這麼一點小事？是囉！眾生的無明煩惱就是為這個了，你聽起來很好笑；可是，在那一剎那就不會退讓啊，二個人都覺得自己很有理啊，先來住的說：這個停車位我停多久了！後來搬來……二棟嘛，中間有一個停車格，後來搬來的那個人就說：你有什麼可以證明是你的停車位？你怎麼樣來證明啊？你有什麼所有權沒有？沒有啊！因為是路邊嘛！二個都對，二個都不肯退讓，就這樣子，死一個人！

你想想看！生命，這一個人好好的來學佛，不是很好嗎？沒那麼簡單的，為了一點小事，就會犧牲掉這條命了。這一條命本來可以好好的學佛，稍微退讓一下，退讓可以圓滿；退讓可以成就忍辱菩提；可是，眾生他就是一定不會退，

衝突，死了！我看到這一則新聞，感觸良多！所以，學吃虧，你就學會了一切；學吃虧，你就懂得了佛法。但是，這個世間是不是說：你一直吃虧，對方就會原諒你？對方就會放過你嗎？不會！真的！你一直慈悲，能不能解決問題？對那一些講道理的人，有辦法；你一直退讓，是不是問題就可以解決？答案：不一定！

所以，要怎麼做呢？要怎麼做就是說：我們慈悲、退讓都做到了，碰到一個不講道理，台語講的：得寸進尺的人，有時候，你一定要給他反應一下，你不給他反應，他不知道你的慈悲跟退讓；不過，你要掌握時空喔，法無定法。所以，因此，有智慧的人看這個世間，跟沒有智慧的人看這個世間，一個是透過無明，什麼都爭、什麼都佔有、什麼都要贏，在修行人看起來，好累喔，好累喔！是不是？

底下，「塵質搖動，虛空寂然」：陽光照進室內之後，不但可以看到空中很多很多的微塵，而且這些微塵沒有一個是止息的，每一個都是不斷地搖動不定的；但是反觀這些微塵所在的虛空，卻絲毫不受這些微塵的動盪不安影響，還是一直保持寂靜不動的。在《華嚴經》用這個虛空來比喻真如，講得最多就是《華嚴》，就是《華嚴經》。這比喻本性如空，容受無量六識客塵煩惱動盪不安，但真心本性之體，一點也不受這些煩惱所動搖，還是一直寂然不動；因此：客塵煩惱徒自擾擾攘攘，真心本性本自不動。是故六祖大師說：「何期自性，本不動搖。」

諸位！這個本不動搖是打破無明，體會到本來面目，不是說安慰自己一種方式。眾生的安慰自己就是說：我不要動搖，我要如如不動！諸位！不是這樣子的，我要如如不動；我不可以動搖；我不可以產生執著！那個是安慰自己啊；如如不動是來自於妙性天然，體悟到諸法本來是空的，那一念，剎那即是永恆，存在的本來面目。剛開始我們用克制的、用期許的、用等待的；到最後的時候會發現說：咦？就在現前當下本自具足這一念啊，本來就不動搖啊，並不是說一直安慰自己：我不要動搖，我不要起無明！你不要動搖、你不要起無明，沒有見性，會繼續跑出來啊，你控制不住的！因此要到相當的心性的體悟，他才了解歇即是菩提的道理是什麼。

底下說：「搖動名塵」：「搖動」，就是生滅來去之義。

{義貫}。此「時憍陳那」即「起立」而「白佛」言：「我」如「今」之所以得成「長老」，且「於大眾中獨得解」本際之「名」，是「因」為我「悟」了「客、塵二字」而「成」聖「果」之故。（所以現在我來報告一下我是如何悟了這兩個字而證聖果的經驗。）首先說我如何觀「客」這個字。「世尊，譬如行」旅之「客」，於其途中「投寄旅亭」，於此旅亭中「或」住「宿、或」飲「食」，而於住「宿」或飲「食」之「事」完「畢」之後，便再「俶」理行「裝」而奔向「前途」，因而「不遑安」心居「住」下來；「若實」是旅店的「主人，自然「無攸往」（就是無所往）。於是我就「如是思惟：不」能長「住」的即「名」

為過「客」，若是常「住」不動的方得「名」為「主人，」所以，諸位！你找到主人了嗎？是故便「以」念念「不住」遷流不息「者名為客」之「義」。以上就是我如何參悟「客」字的經驗。其次談我如何參究「塵」字：「又如」久雨之後「新霽」，於早晨「清暘升」上「天」空，此時人在室內，見一束陽「光」射「入」門「隙」之「中」，因而室內之人得以「發」現「明」了在「空中」有無數「諸有」微細之「塵相。」且見這些微「塵」之「質」（就是體）雖然「搖動」不住，但這些微塵所處的「虛空」卻總是「寂然」不動，絲毫不受影響，不為所動，亦不受染。所以，禪宗有一句話：但莫污染，別無聖解，你只要心性不被污染，另外並沒有聖人的見解啊；別無聖解，聖人的聖。意思就是：心性只要不被污染，就沒有所謂其他聖人的見地，不污染就是如如佛。我便再「如是思惟：澄」然「寂」靜不動之體「名」為「空」，而「搖動」來去不定者「名」為「塵」，是故即「以」有「搖動」生滅「者名為塵」之「義」。以上是我如何參悟「塵」字的經驗。「佛」即證之而「言」：「如是！」，就是正如你（憍陳那）所說的。

{詮論}。本段不但可作靜坐時禪觀的法門（就是觀法、觀心），而且也是絕佳的「發明心地」的法門。經云：「塵質搖動，虛空寂然」，正可觀自心妄想紛飛之時，即有不動之佛性在焉。諸位！我敢在這裡講一句話：沒有悟道的人，怎麼樣都體會不出來，不了解意識型態空無自性，因境而生的生滅意識型態，沒有品嚐到涅槃妙心的人，打死，這一句話體會不出來，他總會想找到：我要如如不動！是不是？我要如如不動！

諸位！你要體悟這一句話，你一定要了解。好！諸位把筆放下來，我現在用手來比喻，這個是心性，這個是意識，你一定要有這樣很清楚的正知正見，這個就是心性，這個就是意識型態，我們一切眾生，統統停留在這個，因為無明、煩惱他沒有脫落，知道嗎？無明、執著、煩惱卡在本性上，他這一層沒有脫落的時候，他根本體會不出這個如如不動的心性是什麼，他沒有辦法體會的！這個心性夾雜著意識型態，這個意識是由境界而起的，它是空無自性的，打破無明以後，桶底脫落，本性才能顯現出來。好！你用生滅意識心：我要找如如不動！還是生滅意識心；我要找一個不分別，就這一念，還是分別，還是卡在如如不動的心性上面。所以，我們就是心性上卡住一層很牢固的知見，連想要去體悟那個如如不動的，都把它觀想。

有一個居士來，帶著一個法師，說：我們上人想要來參學！我說：是住下來嗎？說：不是！想要來請示幾個問題。我說：那你問吧！那法師就說：佛法常常講：心性如虛空，那我就把它觀想一個虛空，我說：你這一念就不是虛空。那慧律法師！我什麼都不執著，我什麼都不分別，這一念是不是本性？我說：不是！那就繼續問了。那法師：就像虛空一樣，沒有東、南、西、北，我如是觀想，也不作意，是不是？我說：這樣叫做無明！他說：喔！那好難喔！我說：這裡面沒有易跟難。他說：那要怎麼樣去體會呢？我說：沒有辦法，悟道的人跟你講什麼，你都會進去一種意識型態，轉換成生滅意識心，意思就是：把如來不生不滅的藏性，統統化作意識型態，統統用觀念在學佛。就是你用生滅意識心

聽經聞法，沒有輪轉的涅槃妙心，也會被你轉掉，變成生滅意識心。意思就是說：用生滅意識心聽經聞法的人，是永遠沒有辦法進入佛的領域的，是永遠沒有辦法的！他說：喔！慧律法師！這麼難嗎？是的！悟了就簡單。

所以，什麼是塵自生滅，自性不動？還不是用講的！因此我們動個念頭：本性是什麼？就是這個念頭，就開始一直自己衍生種種的觀念，想盡辦法，諸位！那想盡辦法的那一念就是無明，因為落入語言、文字、次第的，因為那個用由A點推論到B，想盡辦法，因為前面都是辦法嘛，到最後就會沒有辦法！知道嗎？因為你想盡辦法嘛！那個就是一直用推論的意識型態，由A推論到B，我有辦法想到沒有辦法！諸位！最後那個沒辦法的，還是沒有辦法！大悟的不是邏輯的東西，不是意識型態的，不是語言的，不是觀念的，它不是生滅的東西；它不離生滅。是不是？

說：師父！您講的這樣很玄喔！我還是回去念佛比較好！我說：這樣對啦，這樣對啦！你學師媽就對了！所以，要普遍利益眾生，還是要勸修念佛法門，才是正途。師父！那我們就這樣放棄了嗎？不！要看你的福德因緣，你這樣子有因緣提升自己的正念，給自己一個開悟的機會，給自己一個開悟的機會，為什麼不給自己一個開悟的機會呢？還是要繼續啊！他說：好難喔！是的！你答對了，很難！不然我就不用搞三十年了！你講什麼都不對！

底下，經云：「塵質搖動，虛空寂然」，正可以觀自心妄想紛飛之同時，即有不動之佛性在焉。

其次將本段經文之大旨，列表如下：

塵：動搖。 → 空：不動。

客：不住。 → 主：常住。

塵：就是動搖。是對虛空來講的，這個「空」就是虛空。虛空：是不動的。客：是不住。主：是常住。349頁，如經文及上表所示：「客」的屬性，主要是不住；不住的意思就是安住不下來；不住的意思就是作不了主，來了就一定要去，去去來來，來來去去。「塵」的屬性主要是動搖。諸位！「客」是比喻見惑；「塵」是比喻思惑，更微細，更難覺察！懂得這個字面的意思是這一回事，但因此而觀事相，因而悟了其中道理，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憍陳那在此的觀察，用的是「對比法」，也就是反襯法。他先深入觀察「客」的行相，依他所觀就是：「譬如行客投寄旅亭，或宿、或食，宿、食事畢，俟裝前途，不遑安住。」這是他所觀察的行相。但這種觀察很平板；接著，從「客」，又引發他對「主人」的行相的觀察，這便令他的觀察，由「平面」變成「立體」式的觀察，而且由對「主人」的觀察、對比，而更加凸顯出「客」的意義：由於主人的「住」，更反襯出客的來去匆匆，其形相更加顯著，也因此令其悟境更進一步提昇。

然而憍陳如這一段「心路歷程」，對我們現代讀者來說，最大的困難是：它是個「隱喻」，是隱藏的比喻，也就是它並沒有把所要比喻的事明講出來；以因明學的話來說，就是：經文只有「比喻」，而沒有「法合」。法合就是用法來合於比喻。因此這一段「法合」，也就是比喻的真正目的，就得我們自己去把它補起來；若講得粗鬆或玄一點，就是「要靠我們自己去體會」。但我們寧可具體一點。這段比喻的經文：「譬如行客投寄旅亭……不遑安住」，接下來應是甚麼呢？大概類似說：眾生之塵勞煩惱，「眾生之塵勞煩惱亦復如是，有如行客，投寄旅亭（生起之後，於心中暫住），或宿或食（煩惱住於心中的時間有長有短，並不一定），宿食事畢，俶裝前途（在心中暫住後，即滅去），就是生生滅滅了。不遑安住（不會永遠留下來的——是故煩惱心，念念無常，生後暫住，住後即滅）。」

譬如說：你以前為了考試那幾分在計較，現在感覺沒有意義，生滅心。你以前生氣，生氣以後，現在又平息了，現在很理性的在聽經聞法了；隔了幾天跟人家吵架，煩惱心又起來了，又生了，又住了，後來又平淡了、又滅了，又原諒對方了，就是這樣子，生生滅滅，滅滅生生。

然而經文沒有把「法合」明講出來，也有好處；其好處有二：一、由行者自己去體會，則所解、所悟更深，所謂「自得之則資之深」。這「資」就是幫助的意思，自己得到的，幫助得比較深，也就是自己體悟的比較受用！所以，師父一直強調說：你要用心體會，就是這個道理。二、不明講出來，則法合便很活

潑，不會僵化固定，而可以隨行者的智力而有不同層次的體悟——不過對末世鈍根之人，可能就是一頭霧水了；不知所指為何，因為真正的目的沒講出來。

諸位啊！我剛出家的時候，也看《楞嚴經》，就是這裡講的：一頭霧水，剛出家就看了。後來看了《六祖壇經》，喔！才體悟到涅槃的妙心，再看《楞嚴經》，就完全看得懂了！隨著年齡層增長；隨著佛法的滋潤；隨著對心性的體悟，就更深一層，入木三分。因此這個體悟需要時間，只要你不怕吃苦，不怕重複，不怕無聊。

有的人還沒有進入《楞嚴經》的研究，他一下就掃過來說：哎呀！那個太難了，研讀那一本來不及了，了生死重要啊！怎麼了生死？要念佛啊！是的！念佛，他就《楞嚴經》放棄了，他要用自己認為最快的方式，不看、不聽、不聞，也不親近善知識，就是用這種方法，這《楞嚴經》就擱著了，這個就是不給自己機會。

底下說：不知所指為何，因為真正的目的沒講出來。

接著經云：「若實主人，自無攸往」。「自無攸往」用白話講的就是：不會跑掉。這個「實主人」，是實在的主人，不是假主人，也不是喧賓奪主的主人。這個「實主人」當然是隱喻真心本性了，表示「本性不壞、不滅」。這個主人也更進一步隱喻宗門所說的「主人公」，或者是「當家作主」之義，也是得自

主、自在之義；以此佛性成佛之後，堪為三界主，乃至為法界的主人公，佛出世時所言：「**天上天下唯我獨尊**」，於法得自在，故稱為「**主人**」——不只是這小小的旅店（此五蘊身心）之主人，而且是整個「**法界的大飯店**」（三千大千世界）的主人。

接著，下面這一段經文，我們也照樣把法合試著給加進去：「**又如新霽**（久雨初晴：累劫生死，不逢佛法，今方聞正法，故如久雨後之初晴），**清暘升天**（依教起修後，得初見道，自心慧日升於佛性之天），**光入隙中**（這個智慧光射入心門之隙縫當中），縫隙之中，就是縫隙中。**發明空中諸有塵相**（才發現照見自己本性之空中，居然有這麼多的微細思惑之塵），而眾生都不覺察。所以**塵質搖動**（且照見這些惑塵之體一直搖動個不停），也就是意思就是：我們受外境的影響沒有一時一刻不煩惱。所以，我們對生命不了解，生命對我們來講，就是一種懲罰；人之所以痛苦，在於追求錯誤的東西；我們對生命不了解，生命對我們來講，是一種懲罰，無時無刻不在痛苦自己，好言相勸聽不進去的，佛的真理也聽不進去的。**虛空寂然**（然而相對的，卻顯出容受這一些塵質的本性之虛空，卻一點也不受其動盪所影響，而永遠保持著其寂然不動之體性。）」

這兩段觀照各有一個結論，對於這兩個結論，有一個地方值得特別留意的，那就是：在「**如是思惟**」下，憍陳那說：「**不住名客，住名主人**」，這是總結上面的觀照思惟，而且採用「**主**」和「**客**」對比的方法來顯示；然而接著他又說：「**以不住者名為客義**」，用這一句話來作為總結，但是這一句話便又令整個思

惟回到「客」的主題上去了。現在先再看下面一段的結論，然後我們再合起來談談其重要性。下面一段的結論，也是從「如是思惟」開始：「澄寂名空，搖動名塵」，仍然是以「空」與「塵」的對比法來顯示主題；接著又是一個總結：「以搖動者，名為塵義」，塵義，還是回到「塵」去。所以，我們可以看到，憍陳那本來由觀照「客」，而明了到「主人」；又本來由觀照「塵」而照見「空」：由「客」到「主」，其思惟與理解可說推進了一步；由「塵」到「空」，也是一樣，是推進了一步。如果在總結的時候，憍陳那不退回去「客」與「塵」，而是以「主」與「空」作結論，那麼憍陳那所證的可能就不是阿羅漢，而是無上菩提，或者是大菩薩的果位。因為照了「客」與「塵」，故不為客塵所動，而能斷煩惱、證解脫，得阿羅漢果；但是，「客」與「塵」是末，不是本，而「主」與「空」才是本，「本」就是最重要的。若一心趨進，而進修本性之「主」與「空」，則必定克得大果。然而二乘之人可謂捨本而逐末，捨內而求外（外就是「客塵」為外，本性之「主空」為內），不在主人邊用功，反在客人邊求，冀得小果，實是可惜！

最後再提示幾句話，以為本段之總結：一切眾生之本性常住，有如「主人」，無有來去，亦不消失；本性如「空」，今雖容受無量煩惱，然其體本不動搖，本不生滅。眾生自心現之粗煩惱如「客」，來來去去、熙熙攘攘，生滅來去之相粗顯，喧囂煩雜，如旅店之行客；眾生自心觀之細煩惱如「塵」，如空中之「游絲」(gossamer)，動搖不定。然眾生心中之粗煩惱之來來去去，卻不妨主人之不來去；眾生心中之細煩惱之動搖晃盪，卻不礙本性之空體不動不搖。眾

生界之根塵識十八界如客，不住；真性如主，常住，不生不滅。俱生、分別二惑，俱生跟分別，俱生就是先天性的，也就是無量劫來的；分別就是後天性的。與生俱來的惑，還有後天增加的、強化的一種分別的惑，二惑如塵，搖動；心性之體如空，澄寂。是故此段經文，不但可以發明心地，亦且可以明心見性。

經文：「即時如來於大眾中，屈五輪指，屈已復開，開已又屈，謂阿難言：「汝今何見？」阿難言：「我見如來百寶輪掌，眾中開合。」佛告阿難：「汝見我手眾中開合，為是我手有開有合？為復汝見有開有合？」阿難言：「世尊寶手眾中開合，我見如來手自開合，非我見性有開有合。」佛言：「誰動？誰靜？」阿難言：「佛手不住，而我見性尚無有靜，誰為無住？」佛言：「如是。」」

這一段很簡單。說：屈已又開，開了又屈，就是這樣子，這個比喻外境，要阿難檢視自己的見性，外境開合……是不是？就是表示外境生滅，自性，自性沒有開跟合，自性就是不動的，由客塵煩惱找到你的主人。所以，一切境界現在你的前面，記得！不要迷失你的主人，不要迷失你的主人，如如不動，不取於相，就見到你的主人。

{註釋}。「屈已復開，開已又屈」：這個用來啟示阿難外境不住之意。「誰動？誰靜？」「誰」，是哪一個。何者是動，何者是靜？「佛手不住」：佛的手開合不住，如客。「而我見性尚無有靜，誰為無住？」：我的能見之性尚沒有靜相可得，何者有動而無住呢？也就是說：能見之性不但離於動相，而且也離於

靜相。「如是」：這是佛印可阿難的回答。阿難終於在這裡有所體悟，外面的客塵煩惱，無關於我們的清淨自性。所以，禪宗講：但無心於萬物，何妨萬物常圍繞？就是這個道理。見性無關於外境，它是迴脫根塵，靈光獨耀。

{義貫}。「即時如來於大眾中，」彎「屈」其「五」千輻「輪」之「指，（諸位啊！你不要讀成五千喔，這個不是五千喔；加一個「個」的話，五個千輻輪之指，那更清楚了！）屈已復開，開已又屈」（屈指成拳後，又開指為掌），然後「謂阿難言：汝今」有「何」所「見？阿難言：我見」到「如來」的「百寶輪掌，」於大「眾中開合。佛告阿難：汝見我手」於大「眾中開合，為是我」的「手有開有合？」抑「為復汝」之能「見」之性「有開有合」呢？「阿難」答「言：世尊」之「寶手」於大「眾中開合」，而「我」則是「見」到「如來手自開合」（開合的是如來的手），而「非我」的能「見」之「性有開有合。（所以，再講一遍：外在的塵自生滅，自性是不動的。）佛」又問「言：」此二者中，「誰動？誰靜？阿難」答「言：佛手」之開合「不住，而我」的能「見」之「性尚無有靜」連靜相都沒有！尚無有靜相可得，「誰為」動而「無住」者？連靜相都沒有，何況有動相呢？「佛」印許而「言：如是。」你講對了！

{詮論}。這裏顯示阿難顯然受了憍陳那自陳悟境的啟示，因此也能對於客與塵、主與空，漸能領略判別了。

又，佛在問阿難手與見性的開合問題後，馬上又問「誰動？誰靜？」為甚麼？因為「開合」的相比較粗顯易見，開合……這個容易看到，只有透過語言；誰動？誰靜？那就更細了！而「動靜」之相比較細，比較抽象，也比較根本——因為開合只是色塵的兩相，而動靜則可以攝一切六塵的生住異滅，生住異滅。乃至六根、六識、六塵以及十八界的生滅之總相。如來為了令阿難速達一切法之根本相，所以特再此一問。

這一段問答參究中顯示：佛手乃為外塵，而此外塵之開合來去，皆能為見性之所覺知了別；見性雖能覺知了別外塵之開合，但它本身於彼覺知之中，也不受其開合的影響，更不會因覺知它的開合，而跟著開合。這就是：外塵不住而無知，見性常住不動而有知（雖復有知，然也不動，不必隨塵而動），若了知此，則知一切萬緣雖起滅紛飛，而實無礙於見性。單刀直入，具體而言：佛手之開合，既然不妨見性之不動，正如諸塵搖動而空不動一樣，也是塵自生滅，自性不動。若能體入此理，則能照見一切法之起滅，乃本性中之事。

沒有什麼稀特事，悟道的人沒有奇特事，平常心就是道。你看到那邊一堆人在熱鬧、在開音樂會、在看搖滾，你就知道那是生滅無常，一定會敗壞的，平常心是道，你就不會再羨慕那一些名人、歌星、影星，或者政治人物，你從此以後不再羨慕這一些。為什麼？那一些都是起滅紛飛，緣起緣滅的，跟見性無關。是不是？

果能如是者，則不為萬境所惑動。諸位！你動到執著的念，就被萬境所惑；但莫於相上住著，即不為萬境所惑，關鍵就是這個：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，應當無所執著，而生清淨心，三藏十二部經典，修行的關鍵就是找到了，就是你進入了黑暗的這個暗室裡面，找到了開關，找到了開關。好！我們休息一下。

(中間休息)

356頁，經文：「如來於是從輪掌中飛一寶光在阿難右，即時阿難迴首右盼；又放一光在阿難左，阿難又則迴首左盼。佛告阿難：「汝頭今日何因搖動？」阿難言：「我見如來出妙寶光，來我左右，故左右觀，頭自搖動。」「阿難，汝盼佛光，左右動頭，為汝頭動？為復見動？」「世尊，我頭自動，而我見性尚無有止，誰為搖動？」佛言：「如是。」」

{註釋}。「汝頭今日何因搖動」：這個「搖動」正與前面的「塵質搖動」之「搖動」相呼應，意欲阿難以「塵」來比喻作「頭」，以「空」比喻作「見性」。

如下圖所示：

空→不動。 -- 見性→不動。

塵→搖動。 -- 頭→搖動。

空→就是不動。見性→也是不動。塵→是搖動。空→是不動的。而頭→搖動。但是，見性→卻是不動，這個很容易了解。358頁，「頭自搖動」：因為要左右觀佛光，以此因緣和合，頭自然就左右擺動了。

{義貫}。「如來於是從」其千輻「輪掌中飛」出「一」束「寶光在阿難右」邊，「即時阿難」便「迴首右盼」；如來「又放一」束「光在阿難左」邊，「阿難又則迴首左盼。」這時候「佛告阿難：汝頭今日」為了「何因」而「搖動？阿難」回答「言：我」因「見如來」從掌中「出妙寶光來」到「我左右，故」我便向「左右觀」看佛光，以此因緣我的「頭自」然隨之而「搖動」。佛又問：「阿難，」當「汝盼佛光，」而向「左右動頭」之際，「為」是「汝頭」在「動？為復」你的「見」性在「動？」阿難答言：「世尊」，只是「我」的「頭自」已在「動，而我」的能「見」之「性，尚無有」靜「止」之相，「誰為搖動」者？「佛」印許「言：如是。」

所以，我們的見性，不屬動、不屬靜，它是無相的智慧，妙性天然就是不動，超越一切根、塵、識，而是自然的超越，它一直存在的，即一切相，離一切相，它本來就是存在的，只是我們一直沒有辦法體悟，隨著根、塵、識團團轉，轉無量劫來一直到今天，還是在轉！

{詮論}。這一段問答，又進一步逼近問題的核心了：由上面的外塵（佛手）之開合，到自身（頭）的動搖，也就是一步一步往內推求：由「塵」而「根」，步步深究。

經文：「於是如來普告大眾：「若復眾生，以搖動者名之為塵，以不住者名之為客。汝觀阿難，頭自搖動，見無所動；又汝觀我，手自開合，見無舒卷。」」

{註釋}。「若復眾生」：這是指還沒有悟到客、塵之義的凡夫人。「見無舒卷」：能見之性實無跟著手舒張或者是卷曲。**{義貫}**。「於是如來普告大眾：若復」有「眾生」，仍未悟解客與塵的道理之義理，即當「以」一切有「搖動」來去、生滅之相「者，名之為塵；」諸位！這一句就是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，你應當離之，離一切相，即名諸佛。因為凡所有相，這個「相」包括生滅意識心，根、塵、識，統統搖動、生滅之相，名之為塵，只要生滅，你就把它放下；那麼，在這個宇宙當中，哪一樣不是生滅？哪一樣你可以不放下的嗎？統統要放下！

且應「以」一切變遷「不住者名之為客。（你看看，山河大地、我們的根身、器界，哪一種不是在變遷？萬法皆是敗壞之相，不是嗎？）汝」等但「觀阿難」剛才以根塵和合而「頭」雖「自」有「搖動，」然其能「見」之性並「無所動」，不受頭之搖動之影響。「又汝」等再「觀我」，我的「手」只是「自」有「開合」之相，而阿難的能「見」之性並「無」隨之而「舒」張或者是收「卷」。收卷。是不是？

{詮論}。這一段為總結對「客塵」的開示。須知如來之所以開示客塵之義，主要還是為了開示「主、空」之義。因為「主空」的屬性：是常住、是不動比較深隱難解，故以「客塵」來作對比，而烘托出它的精義。又，為了加強教學的

效果，如來首先教憍陳那起來報告，以作為示範。憍陳那的報告，除了將他的經驗跟與會大眾分享外，主要還在於因他也是弟子之一，這一來對阿難等人有親切感，對於悟道不生畏怯；二來也令他們實際看到悟道並非不可能，不是只有如來才能悟道，他們的同修師兄也有實際悟道的，如此示範等於也是一種很大的激勵。其次如來又舉手、開合、放光等，阿難也因此而動頭等，這些都是如來慈悲，嘗試把很幽隱難知、難解的理與事具象化、具體化，為什麼叫具象化？為什麼要具體化？因為幽隱的，眾生難以觀察、難以理解；用你易懂的、看得到的，看得到的就是具象化、就是具體化，來讓你對襯那個幽隱的、難見的，種種的啟示。充分顯示如來教學方法是活潑的，所以，禪是活的，它不是死的。它是一種動態的教學，而如來的教具，則皆是就地取材。

又，客與塵之義，如來最後顯示：「以搖動者名之為塵」，並非只有頭之搖動才是塵，而是舉凡一切搖動、來去、生滅之相的任何法，統統叫做「塵」，所以，注意！這一句話就是說：萬法皆是塵；但是悟了，萬法皆是性，叫做性相本一如，透得過相的假相，透得過相的假相，你就直達性真，就這麼快！相假性真。這是最廣義的塵（更不是只有六塵才是「塵」——那是狹義的塵）。又「客」之義，如來說，應「以不住者名之為客」，不只是佛手之開合不住才叫做「客」，而是舉凡一切生滅不住的法，統統叫做「客」。不住就是停不下來，我們這裡，萬法沒有一樣停得下來，我們從出生就走向死亡，這個就是人類的宿命，沒有辯解的餘地；沒有通融的餘地，生就是必需面對死亡，而是每一個人都一定要面對的，沒有例外！

復次，在此「頭」代表了整個根身全部或身上任何一部位，而搖動就是代表一切變化之相：生、住、異、滅。生、住、異、滅是什麼意思？「生」就是緣生；「住」就是緣起的短暫性，叫做住；「異」就是緣起的變化性，叫做異；「滅」就是緣起的幻滅，也就是滅相。這個生、住、異、滅，其實方便說，我們叫做生住滅，平常就是生住滅，把那個「異」除掉，生住滅；那麼，更簡單的叫做生滅。所以，這個生滅的名詞，是生住異滅的簡化，我們如果一直講：生住異滅……就比較繁瑣；我們如果講：生滅，就比較直接。所以，生滅就是生住異滅的簡化，講二個字，大家比較容易理解，也比較不會繁瑣。所以此地「頭」的搖動，就代表乃至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等一切搖動之相，乃至連身來、身往、捨生、趣生等等身命之大搖動的情況底下，能見之性都是不動的，因為搖動不住者為「塵」、為「客」；不動常住者為「主」、為「空」。

但是，諸位！在這裡要特別注意的，這個本性要到做人的時候，才有機會去領悟到。換句話說：你不能失去人身；你失去了人身，你就不可能成就佛道！換句話說：你想要見性，先必需擁有人身。所以，在因果的法則上，你不能為惡；你為惡，這個人身你就失去了，你墮三途——地獄、餓鬼、畜生道，雖有佛性，你不認識；你生天，太享受了，什麼是佛性不知道，每天就是唱歌、跳舞了，天界就是作樂而已啊，沒辦法修行！在這裡你要特別注意，見性的先決條件就是得人身，你想要得人身，你必需守住因果的法則，也就是要持五戒、要行善，要有一顆仁慈的心。

所以，我們常常講：哎呀！那個人奸猾狡詐，人面獸心！人的臉，是不是？但是，是禽獸的心，諸位！禽獸的心，就會感得禽獸的果報。所以，你發的心一定要正、一定要善，而且是純善，你一定要深信因果的可怕性，這人身一失去，你變成一隻獅子！譬如說：我們那一條狗小黑，那狗，常常跑來講堂那一隻小黑，要不然，你請小黑進來，我跟牠講經說法看看，小黑！你本來有你本來的面目，你可以明心見性的！汪！你真的可以！汪汪！牠頂多只能叫二聲。這個明心見性，雖然你有本性，可是，你變成一條狗，你怎麼能顯示出這個本性出來呢？

所以，它這個得人身，它有一個最可貴的地方，就是走向佛道，得人身最可貴的，就是這個人走向佛道；得人身最悲哀的，就是一輩子都沒聽過一句佛法，這個是生命當中最悲哀的！生命當中最悲哀的，就是一句佛法都沒聽過，不知道什麼是生，不知道什麼是老、什麼是病、什麼是死，拼了老命就是要追求欲望、金錢、男女、跳舞、唱歌、名利，要不然，要追求什麼？所以，雖然說：這個常住不動的心性為主、為空，是那麼的重要；諸位！你沒有這個色身，免談！

所以，我常常看有些修行人，把自己餓到不行，餓到胃出血，說這樣叫做修行，我說：這樣子快變成外道了，叫做自餓外道啊！餓的空肚子，認為這樣叫做修行，這個叫做自餓外道啊！聽了佛法以後，還得碰到真正的悟道的大善知識；

碰到了悟道的大善知識，還得要有一個很好的環境；很好的環境以後，還必需自己要很有骨氣！條件：一、你要碰到大徹大悟的大善知識來點醒你；二、你要有很好的環境；這個環境很紛紛擾擾，這個環境你沒辦法見性的。第三、見性屬於那個很勇敢的人、直下肯承擔的人；很有勇氣的人，這個就是屬於他的，種種條件。所以，要悟到主、要悟到空，找到那個真如本性，還真難！

故知「客塵」二字法門所要表顯的，主要還是「常住、不動」所以，萬法回歸心性，叫做正法；離開心性說法，名為外道。如果這個人講經說法，不能進入如來第一義諦，究竟實相，那個叫做結善緣，不能說他叫做錯啦，結結善緣。所以，主要還是常住不動的主人公，真如本性，所以「客塵」二字實在是「指月之指」，指月之指，非真月也。所以，你看，如來說法與憍陳那比較就是不同，最後還是指向究竟之處：「頭自搖動，見無所動」，以及「手自開合，見性無舒卷」，你看！佛陀的說法，都是回歸自性，諸位看前面八個字：頭自搖動，見(性)無所動，你看！回歸到見性第一義諦。以及手自開合，比喻外面的塵境，見性無舒卷，「舒」就是展開來；「卷」就是縮回來。你看！佛陀說法，從來不可以離開見性第一義諦的。最後仍以「能見之性」為歸趨。所以，開發每一個人的如來藏性，就顯得特別的重要！

經文：「云何汝今以動為身？以動為境？從始洎終念念生滅？遺失真性，顛倒行事，性心失真，認物為己，輪迴是中，自取流轉。」

佛陀就替眾生感歎了，感歎眾生自取流轉，沒有人讓你流轉，是我們因為無明、沒智慧，所以，變成生滅的流轉相，執著這個生滅的假相，苦的還是自己。

{註釋}。「以動為身」：以搖動者為實身，不知是身無常幻化，執以為實，妄計為我、為我所、我為彼所，此即「身見」或者是我執之根本。「以動為境」：以搖動者為實境，執心外實有，諸位！所有一切眾生，沒有一個不是把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誤認為在心外的，人生，整個地球的人類，只要不學佛，沒有一個會把日月星辰、山河大地納歸到自己的心性的，不懂的！所以，執心外實有，不了唯心，此即屬於法執。

「從始洎終，念念生滅」：「洎」，就是到。在一生之中，從頭到尾都於念念中隨著此我執、法執而生滅。法執而生滅。「性心失真」：本性以及真心既然遺失其真。此遺失實乃迷而不自覺知，因而非失而失，失而不失；一旦蒙善知識指示，直下體取，其真復現，絲毫不減。

「認物為己」：這一句話特別的重要，你只要錯認為這個地水火風構成的四大，這個物相，把它誤認為是自己，一切問題就來了，你的痛苦就不會停止。有了這個錯認，我執、我所見、我所擁有的，所有的鬥爭、爭執、攻擊、傷害、毀謗，就避免不了，絕對避免不了的！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會有是非，因為每一個眾生都是我執、我見，有團體的地方，他就一定會搞對立，他就分黨、就分派，思想一樣的在一起，就像水銀灑在地上，水銀一灑下去，一塊一塊，它就自己

去凝聚，物以類聚。所以，一個大團體裡面，一定有小團體；小團體裡面，又有小團體，三、四個就搞成一個團體；四、五個就會搞成一個團體，這四、五個就會欺負這二、三個，後來又碰到三、四個，四、五個聯合起來；就會欺負那其他的五、六個，他就會這樣，凝聚起來又散，散了以後又凝聚起來，就是這樣子，人類會為了自己的利害關係，凝聚自己所需要的。

有我執就會變成照顧家庭，所以，雄性他就會有攻擊性，攻擊性。他會為了保護這個家庭，誰欺負他的兒子，誰欺負他的兒女，他那個雄性就類似毒蛇的毒液，不准任何人傷害他的這個家庭，而且在這個法律的層面來講，他是合法的，保護自己的妻子、兒女是合法的，這先天性的。

十法界都存在我們這個色身；一下子慈悲得像佛菩薩；一下瞋恨心，像餓鬼道；一下子慳貪，像餓鬼道；一下子又好像懂得一點人間的道理，還講一點道理，就那一天生日快樂的時候！人的心，它是一直變的，一下佛界，一下菩薩界、聲聞、緣覺、天、人、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。

從 DNA 的角度來講，它什麼狀況都會發生，啪！重新排列再重新組合，它什麼情況都會發生，不是像佛陀純陽。所以，男性裡面，擁有女性的特質；女性裡面，也擁有男人的特質，有時候我們的角色會混亂的。在母胎裡面，剛開始的時候，男孩、女孩是沒有分的，知道嗎？是到最後，才開始有男跟女發展開來。

諸位！母親要生孩子不是母親的意思，母親要生孩子，是孩子產生一種化學作用，釋放出類似酵素，類似一種訊息。知道嗎？是孩子說：我要出生的！不是母親。要不然，母親你去生生看，閑著沒事，肚子這麼大，你為什麼不趕快把他生出來？不是母親啊，是兒子還沒有發出訊息，母親生不出來的！所以，孩子的出世，是孩子給母親訊息，才生出來的，不是母親本身的。不是母親想要生就生得出來的！

底下，「認物為己」：「己」，就是我與我所。內誤認內四大妄身為實我，於外誤認外四大妄境為實我所，而貪著不捨。在這裏講佛一個重要的觀念，佛在《楞伽經》裡面講：見一切相，觀照碎為微塵，眾相本空，無相可得，看到毛巾，觀想一下，碎為微塵，顆粒微塵，諸相非相；看到牆壁，打開來，水泥打開來就是磚塊，磚塊磨成粉末狀，這是《楞伽經》，世尊教我們如是觀察。看到一個人，觀想他死，死了以後風乾，風乾以後磨成粉末狀，丟在海邊，就是一堆沙！

修學佛道有困難的地方，困難在哪裡？就是明明一個人，你說他沒有；也不能說沒有喔，緣起有；也不能說他有，因為他是生滅無常，所以，他是無。說無不對，說有不對，就講透視相的虛妄性、不實在性，透視它，用這個名詞，最為關鍵、最為中道。用透視的功夫，透視緣起性的不實在性、透視內四大的不實在性、透視山河大地的妄境的不實在性，你就瞭解，一切法不可貪著，貪著你吃的東西，你拿出來；貪瞋癡一切的境界，你帶不走！世尊說：要擁有佛陀

的智慧，需要有一顆冷靜分析的心，什麼事情冷靜一下、剖析一下，叫做析空觀，分析萬法，你會發現，哇！身心世界本不可得，萬法都是妄，放下那一念就是真，原來修行這麼簡單！

底下，「自取流轉」：這一句是佛陀感歎，再輪迴是中，自取流轉，意思就是說：不應當流轉，卻六道輪迴一直轉。所以，這個生死流轉皆由自取，都是自己！為什麼自取呢？你只要能所不斷，就沒有不生死的。非由他人之咎。完全由自己的起心動念。換句話說：一件事情，你可以把它看得很嚴重；也可以把它看得很平淡。一件事情，你可以把它看說：別人在傷害我；但是，你也可以把它轉換成：是別人在成就我，看你怎麼轉換這個念頭？看你怎麼轉化這個心境？既然唯心所造，就任我轉了。

所以，見性的人，轉都是正念、善念、都是放下，他就會轉！凡夫意識心，他怎麼轉就在陷阱裡面，他的思想受到這個毒害，知見受到誤導，因此他怎麼轉都是煩惱。一個弘法的法師，不可以把徒弟教化成：除了我以外，其他的統統不對！沒有權力去攻擊、傷害別人。諸位！一個弘法的法師，這種思想是非常可怕的，他會使徒弟錯了，還認為自己是對。真正的弘法的法師，要把徒弟教育成大我：跟我意見相同的，我們好好的研究，共同走向佛道；跟我們意見不同的，我們要合掌令歡喜，普天地萬物，無一處不是如來藏性。所以，一個弘法的法師，必須把徒弟教育成大我，可以容納著異己的存在；不可以把徒弟教育成：跟我看法不同的，就是我的敵人！這樣佛教會完蛋！跟我看法不同的，

我尊重、我包容、我隨喜、我讚歎；跟我意見、看法相同的，我們隨喜、認同，共同朝向佛道，互相勉勵，要有如此的胸襟，這個教育才成功。所以，弘法的法師，負有很重要下一代的教育的，我們必須把佛的心教育給下一代，佛的心就是不能分內跟外、不能分彼跟此、不能分哪一個宗、哪一個派、哪一個道場，佛的心沒有這個。要把大我的心、佛菩薩的心，來理解對方、來寬恕對方，而不可以把徒弟教育成處於敵對的狀態，這個是佛陀不允許的。教育你就是要讓你成佛，為什麼變成一個敵對的心呢？敵對的心是魔的心啊；容忍、慈悲、納受的心，才是佛的心。同時也教育我們底下的法師，將來你們會成就，各據一方，弘法利生，你要把你的徒弟教育成佛的心，記住師父的話！

自取者，即自願如此。**{義貫}**。：佛言：「云何汝」等至「今，」仍然內「以」搖「動」者「為」實「身？」而外「以」搖「動」不住者「為」實「境？」因而於每一期報身之中「從始洎終」，皆於「念念」中隨著這個我、法二執而「生」生「滅」滅？汝等既已認妄為真，故即「遺失」本具之「真性」，因而更起種種「顛倒」惑而「行」無量顛倒「事」：既令本「性」真「心失」其本「真」，又妄「認」內外「物為己」，於是便「輪迴」於「是」妄身妄境之「中」，諸位！萬法無有真，就是妄，「自取」生死「流轉」，不得解脫。

{詮論}。：這一段為總結「客塵」、「主空」的開示，而結束了十番顯見的第二番：「顯示見性不動」。如來在此指出這一番道理的重要性：由於眾生妄取內外之搖動者為實，而不能體取不動、常住的心性，因而才會落入生死流轉。

（然而那不動者，對凡夫來講，實在是因為看不到、又摸不到，很難體會。因為般若是無形無相的，師父！什麼是道？般若心就是道、智慧心就是道。是故「見相」容易，「見性」難——六祖講：離性說法，名為相說。這講經說法，他是不可能離開本性而說法的；離開本性而說法，名為相說，那麼，講相就一定會有爭執。講這個相，就一定有種種的看法；講這個性就沒有爭執，佛佛道同啊，每一尊佛的道都是相同，因為究竟悟，就是同一個如來藏性，沒有兩樣，所以，佛佛道同。只有凡夫爭得面紅耳赤，聖人看起來很好笑！

有一個人，在家居士懂了一點皮毛，佛法懂一點皮毛，老是透過一個居士就說：我要找慧律法師辯論！他要找我辯論啦！我就跟那居士講，說：你傳話給他，就說他一定贏，我就讓你贏嘛，我讓你贏，我也沒有輸，我悟了本性不增不減，哪有贏跟輸這個觀念？他要來跟我辯，就是他想贏嘛，我就讓你贏啊，不是很快樂嗎？我就告訴他：你就說：他來跟我辯論，他一定會贏！他一講了以後，很高興，說：慧律法師不敢跟我辯論！三個字：好好笑！就是這樣子啊！眾生就是這樣子。

最後一個，除非得大善知識的接引。以下就是開始十番顯見的第三番。

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裏，等一下誦楞嚴咒，因為再講下去，它太長，講不完，我們希望每一堂課都講得精彩，入木三分，有味道！就像我們炒這個素菜，很入味，吃起來很香；講經說法也是這樣子，佛法，文字上是死的，那個講經說法

的人，心性 is 活的。所以，每一堂課，我都儘量把它講得很精彩；就像一個掌廚的人，你們要享用我煮的菜，一個掌廚的人很會煮菜，煮出來，大家吃了歡喜！師父每一堂課都盡心盡力的，把它講得很精彩，讓你受益匪淺，覺得說不虛此行，今生今世聽聞了佛法，死也甘願！

為什麼？就是一定要死啊！你好好的學佛，也是要死；說：哎呀！我不要學佛！你還是要死啊！所以，這種解脫的死，絕對遠比那個無明的死好得太多，那一定的道理，一樣要死嘛，那我們就有智慧的死。諸位！這個就是四個字，叫做：法身慧命，你們今天坐在底下，在做什麼工作呢？叫做長養聖胎，增長智慧，在養活你們的法身慧命，你們現在在養一個人，知道嗎？那個人就是你的主人。你們現在在養你們的主人，你們不知道嗎？你們在養什麼？養那個般若智慧，養你們的主人，讓它強壯，就是你們的智慧啊！不過，講歸講，回去之後，還是很快就跟人家吵架，很快就又大小聲了，那個主人又跑掉了，客人又跑出來了。然後又發現：啊！這個是客人，不重要，我的主人跑到哪兒去了？主人再提起來，喔！這是主人！（師父笑）通常一天裡面，二十四小時，主人只有來報到三分鐘，提起正念；三分鐘以後，二十三鐘頭再五十七分，統統主人跑掉了！

所以，要提起，那個主人要常常持續著。正在爭執的時候，主人正是要現前。知道嗎？正在逆境的時候、最痛苦的時候，般若智慧正要用出來，不可以讓他迷惑；所有一切病苦的時候，正是我們用功的時候。

有一次我去住院，以前在南普陀，身體不好去看醫生，看醫生的時候，我就在那邊等，腸子痙攣，然後就叫：釋慧律！有的護士叫錯了，叫：釋慧津！我就進來，師父！您怎麼樣啊？我說：腸子痙攣。然後他檢查，他說：我壓下去會不會痛？我說：不會痛，壓下去不會痛。手一放，痛！他說：你這個是嚴重的痙攣，腸子整個塞到右邊來了，痛，就是這樣（師父強壓住肚子以示按捺痛苦貌）。做法師不能哭呢！然後那一些婦人就在那邊：哎呀！醫生啊！快一點啦，我快死掉了！眾生一碰到病苦的時候就受不了；我們稍微得佛的一點訊息，就是坐在那邊，痛，知道很痛，沒有錯，很痛，那個痙攣痛到快昏倒了，還是這樣勇敢的撐下來。

所以，有佛法，他的心的念力就非常強，就是抗壓性就很強。不過，記得！太痛不要一直忍，忍久了會出毛病的！你不知道嗎？有一個女眾，忍那個尿，她就憋尿，後來膀胱爆掉，不騙你的，真的！這個病苦還不能一直忍的，忍到最後還是不行的，所以，看不對勁還是要看醫生，忍還是要有一個程度的。



勤修清淨波羅蜜 恆不忘失菩提心

滅除障垢無有餘 一切妙行皆成就

Email: dakuan00@yahoo.com.tw

佛教經典功德會 釋大寬法師 合十 分享

電子書免費下載 PDF for Apple iPad Acer ASUS HTC WIKI

<http://www.muni-buddha.com.tw/book/>